

文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 魯迅這個人

劉心皇著

# 魯迅這個人

劉心皇 著

1986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滄海叢刊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初版

© 魯迅 這個人

基本定價叁元伍角陸分

著作者

劉

心

皇

發行人

劉

仲

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版業字第一〇九七號

序

劉著「魯迅這個人」讀感

鄭學稼

八月七日<sup>①</sup>中共的「新華社」報告：九月二十五日是魯迅誕生一百年，各省區成立紀念會，在各地中共黨委領導下，統一組織開展各項紀念活動。活動方式是：舉辦魯迅的生平、美術、書法、著作以及攝影等展覽；出版著作和研究的專著、回憶錄、專輯、叢刊等。北平、上海、紹興、廣州等地魯迅博物館、紀念館、故居均整修、充實。排演魯迅的「阿Q正傳」、「祝福」、「祥林嫂」、「傷逝」、「藥」。放紀錄片——「魯迅光輝的一生」、電視劇：「故鄉」、「孔乙己」、「社戲」等。又九月在北平舉行大規模全國性的紀念魯迅誕生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工會、共青团、婦聯等組織和「教育部」在有關單位配合下，組織報告會、通俗講座，向羣衆青年介紹魯迅的革命精神。

在上述情況下，劉心皇先生出版「魯迅這個人」，是有意義的。

① 是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的八月七日。

為什麼中共大張旗鼓地紀念魯迅誕生一百週年？在中共歷史上，受那樣待遇的人，除了他，只有毛澤東。可是，毛澤東是中共王朝的「太祖高皇帝」，而魯迅呢？只是一個文學家。

不少人說：中共之捧魯迅，為著他是特殊黨員。一部中共史，除了按照「職業革命家黨」的規定入黨的黨員，確有特殊的黨員。

第一個是在周恩來死後才公開的洪憲皇帝擁戴者楊度。由於它的具名，又用周恩來的談話方式，說揚是黨員，不要在歷史著作中攻擊他。他對中共功勞是營救被捕的中共黨員和資助暴動。

第二個是鄒韜奮。那是他死後中共依他的遺願追封為黨員。他對中共的功勞是把生活書店充當中共的文化機構，和自己捧中共。

第三個是茅盾。他是創黨初期的活動者，但清黨後脫黨，曾因出版諷刺中共的「三部曲」而受圍剿。後來「痛改前非」，跟中共走，並出版有利於三十年代中共策略的「子夜」。按照這紀錄，他並沒有特殊功勞，可是死後却受追封為「黨員」的「殊榮」。

第四個是將死前的宋慶齡，由鄧小平「祝賀」她入黨。

為什麼鄒韜奮要「黨員」的「尊號」？唯一理由是：他的後代，不會因他一旦被列於「黑五類」而遭殃，還可陞為「新階級」中人。

但是魯迅死時，並沒有要求中共追封為「黨員」，生前，他也不是黨員。對這件事，劉心皇先生的著作第二節，有詳細的考證。他為讀者們指出：在「左聯」成立前，魯迅曾攻擊中共的

「革命文學」（見劉著第四節）；就在充當「左聯」的名義上領導者時，還曾與中共的「文總」鬥爭（見劉著第五節）。

也許人們會問：魯迅既有上述的記錄，為什麼過去是魯迅所說的「奴隸總管」，現在仍充當中共文藝家指揮官的周揚，不用魯迅生前反中共的證據，報魯迅一棍之仇呢？

說起魯迅反中共或幹非中共所能原諒的事，依魯迅自己的「日記」，除了阻止「三郎」（蕭軍）加入「左聯」和中共，還有他長期拿國民黨的津貼（當時「以黨治國」——拿國民政府大學院的津貼等於拿國民黨的錢）和暗中與瑞金「中央蘇維埃政府」所通緝之托派伊羅生（美國人）勾結。如果當時周揚派不知道那通緝令，事後該知道的。又當他看到魯迅的「日記」時，手握確證，為什麼不反擊呢？最大理由在於魯迅的「罵太監捧皇帝」的手段，和曾得龍顏的歡悅。當神化毛澤東時，周揚不僅捨棄可給魯迅以致命的武器，還依毛澤東的心意捧魯迅。

筆者曾不只一次想到這有趣的問題：「五四」以後，何以只有兩個知識分子，得到他倆所料想不到的榮譽。那兩人，就是蔡元培和魯迅。前者以北大校長身分先鼓勵學生張國燾（可能還有些別人）加入共產黨，而後參加（不說發動）清黨。等城市的共產黨所剩無幾，他又變為親共者，除了充當被捕共黨分子的保護人，還成立反對自己曾參加建立之國民政府的組織。可是，他死後，中共忘記他的手曾染自己「同志」的鮮血；清共者也忘記他在上海的反國民政府活動。雙方忙於建「館」和「堂」紀念他。

另一個就是魯迅。他的評共、反共和捧共經歷，劉心皇先生的著作有詳細的說明；只差揭露他勾結托派、和對當時蘇聯的文藝路線並非支持斯大林派。最使人感到諷刺的，是被他毒罵過的周揚，恭敬地在他靈前求赦的情態。

就事實而言，中共之捧魯迅，超過魯迅所應得的。因為，魯迅是一個文學家，不是馬列主義思想家。也許周揚深知這一點，讓大家在過份的捧魯迅中產生反感，收到日後反魯迅之果。

自中共建立政權起，出版有關魯迅的作品超過任何人。由劉心皇先生著作第六至第八節<sup>②</sup>所列舉的資料，可以證明。但那還不是全部，只是劉先生所知和所見的，該還有一些遺漏。這是可諒解的，因為在台北見到那種資料是不易的。由劉著的資料表，讀者可以推想大陸捧魯迅狂，同時還可以由九月下旬大陸各種紀念魯迅的言論，推知中共為何幹這一戲法！

劉心皇先生數十年如一日收集「五四」以來新文藝運動的資料，不僅寫過有關的著作，而且在那些著作中提出自己的見解。這對於要了解「五四」以來文藝史者，有很大的貢獻。（八·

一七）

② 「魯迅這個人」原稿有八篇文章，因為字數太多，刪掉三篇，擬另行編入「魯迅這個人」的續編之中。鄭學稼先生的序文是根據原稿八篇（就是他所說的八節）撰寫的，與現在的篇次不同，但所舉內容，則多已述及。便不再請他改寫了。

# 魯迅這個人 目次

序 劉著「魯迅這個人」讀感

—— 鄭學稼

壹、從「魯迅書簡」看魯迅對中共「文總」的鬭爭	一
小引	一
在「魯迅書簡」中所透露的反共心聲	四
一、「革命文學」是捨人牙慧	五
二、關於謠言	六
三、小報威造謠言	七



- 四、關於「造謠生事、害人賣友、動輒要你生命」……………八
- 五、關於「文學季刊」……………九
- 六、魯迅患腦炎的謠言……………九
- 七、魯迅大病的謠言……………一〇
- 八、關於「大眾語」……………一一
- 九、上海有些這樣的「革命」青年……………一二
- 一〇、對付謠言和誣蔑的辦法……………一三
- 一一、自己營壘裡的蛀蟲……………一四
- 一二、談「唱高調」……………一五
- 一三、「左聯」開始的基礎不大好……………一六
- 一四、所謂文壇鬼魅多得很……………一八
- 一五、從背後來的暗箭……………一八
- 一六、好像見鬼，怕了！……………一九
- 一七、自己深居簡出只令別人出外奔跑……………二〇
- 一八、「現在不必進去！」……………二一
- 一九、啞子喫黃連……………二三

二〇、資本家及其幫閒們的原形	二四
二一、大寫口號理論家	二五
二二、他為什麼還不回罵呢？	二六
二三、個個想做「工頭」	二七
二四、魯迅說：「他們是空殼」、及魯迅對周揚等底「臨時文總」鬭爭之實況	二八
（一）馮雪峰到上海的經過	二八
（二）魯迅當時的「處境」和他對周揚等人的憤慨	三一
（三）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以及在兩個口號論爭中魯迅發表幾篇文章的經過	四〇
（四）馮雪峰同周揚等人的組織上的關係	五〇
二五、文藝家協會的內幕	六〇
二六、他們自有一夥，狼狽為奸	六二
附錄：關於胡風冤案和文字獄及平反的經過	六四
貳、從魯迅看三十年代文壇的糾紛	七一
小引	七一

一、「偽自由書」的「後記」	七五
——「申報」副刊「自由談」與「左聯」發生關係的前前後後——	
(一) 魯迅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	七五
(二) 關於「大晚報」	八〇
(三) 關於「社會新聞」和「微言」	八二
(四) 關於「腰斬張資平」案	九四
(五) 關於「文藝座談」	九七
——張資平啓事中「姐妹嫁作商人妾，謀得一編輯以自豪」的問題——	
(六) 關於「文人無行」	一〇二
(七) 關於「文藝座談」主人曾今可的形象	一〇八
(八) 關於「揭起小資產戰鬪之旗的楊邨人」	一一二
(九) 關於蔣光慈等「革命文學家」者	一一六
二、「准風月談」的「後記」	一二〇
——「申報」副刊「自由談」編者籲請「多談風月」之後的文壇情況——	
(一) 魯迅假「談風月」之名「漫談國事」	一二〇
(二) 「整理舊稿」的原因	一二四

(三) 「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	一二五
(四) 關於「十日談」	一二七
(五) 關於「女婿問題」	一二九
(六) 楊邨人的「聰明之道」	一三八
(七) 「有些地方演了全武行」	一四一
(八) 「文壇與擂台」	一四八
(九) 關於「告密」和「放暗箭」	一五二
(一〇) 錢基博的魯迅論	一五六
(一一) 關於「罵人與自供」	一五八
(一二) 「在圍剿中更加生長起來了」	一六〇
三、「且介亭二集」的「後記」	一六二
——禁書、審查原稿、和帶着枷鎖的跳舞——	
(一) 關於「道路傳聞」的造謠	一六五
(二) 關於用日文寫的四篇文章	一六八
(三) 感念幫他逃難的日人	一七〇
(四) 關於「現在不大寫文章」和暗示「禁書」的影響	一七〇

(五) 關於禁書問題	一七一
(六) 關於審查原稿	一七四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之成立與工作——	
(七) 關於「新生」的「閒話皇帝」事件	一七八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之取消——	
四、簡單的結論	一八〇
附錄：「最通的」文藝	一八二
——王平陵	
官話而已	一八五
叁、魯迅究竟拿了誰底錢？	一八七
一、中共用文藝統戰團住了魯迅	一八七
二、魯迅有沒有拿盧布？	一九一
三、魯迅拿了國民政府的國幣	一九七
肆、魯迅遭通緝而未被捕的真相	二〇三
小引	二〇三

校後記

一、魯迅的庇護之一——租界，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製造場	二〇九
二、魯迅的庇護之二——魯迅與蔡元培的關係	二一一
三、魯迅的庇護之三——魯迅與宋慶齡的關係	二一七
四、魯迅被通緝約七年之久未被逮捕的真相	二一九
伍、魯迅與托派	二二九
小引	二二九
一、伊羅生 (Hayold R. Isaacs) 與托派的關係	二三四
二、魯迅與伊羅生的關係	二三七
三、周揚等攻擊魯迅與托派有關係	二四〇
四、托洛茨基派致魯迅的信	二四一
五、魯迅的回信	二四六
六、魯迅為何被吹捧？	二五四
七、魯迅何時被清算？	二五九
結語	二六一
校後記	二六三

## 壹、從「魯迅書簡」看魯迅對中共「文總」的鬥爭

### 小 引

魯迅在上海的十年，是他生命中最後的十年，也是新文學發展中最為重要最為複雜的十年。在這十年之中，最後的六年（一九三〇——一九三六）是「左聯」時期，引起許多糾紛和許多論戰，結果是導致共黨利用「統戰」控制了文藝。

在「左聯」時期，一開始就埋下了魯迅和「創」、「太」二社份子基本上分歧的炸彈。因為他們的「團結」和「合作」，是極不自然的。「創」、「太」二社「圍剿」魯迅，魯迅起而不客氣的反擊。正在此時，中共「中央」有命令，叫「創」、「太」二社停止攻擊魯迅，並「聯合」魯迅成立一革命文學的團體<sup>①</sup>。「創」、「太」二社聽命之後，接着便是「左聯」的成立。也由

於中共策略性的命令太急，基本上的問題並未解決<sup>②</sup>。遂導致在「左聯」期間，魯迅和領導「左聯」的中共份子之衝突，並且逐漸演變為激烈的鬭爭。

到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二月，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它的「文委」<sup>③</sup>成員只剩下夏衍和周揚，並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絡，不久，他們與同樣失去組織關係的胡喬木、章漢夫、楊仿之等取得聯繫，加上當時「社聯」的負責人錢亦石，他們五人組織了一個「臨時文總」的領導組織，楊仿之為幹事。就是夏衍所說的，大約有一年半的時間，他們與共黨中央完全失去聯繫，但他們幾個人還是搞下去（當時上海文化界黨員還有一百四五十人）<sup>④</sup>。就在這時，魯迅

① 夏衍說：「一九二九年秋籌備『左聯』，這是因為黨制止了太陽社、創造社、和魯迅之間的激烈爭論。當時，周恩來、李富春同志有指示。」（「關於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一九八〇年第一輯頁一一七）

② 阿英說：「我們對魯迅檢討過，承認在論爭中，不應該用那種態度對待他，魯迅也說了些團結的話，談話時，我們對魯迅是尊重的，但思想上雙方並未徹底解決問題。」（吳泰昌記述「阿英憶左聯」，刊「新文學史料」季刊第六期）

③ 「文委」相當「文總」的黨團。

④ 夏衍在「關於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文中說：「秋白走後，上海地下黨組織，在一九三五年二月遭到破壞，大批黨員被捕（陽翰笙、杜國庠、許蔭新、朱鏡我、田漢等被捕都在這時），黨的文委成員只剩下我和周揚，阿英雖然倖免，但他父親也被捕了。江蘇省委雖然重新成立了一下，旋即又被破壞。大約有一年半的時間，我們與黨中央完全失去聯繫。但我們幾個人還是搞下去（當時上海文化界黨員還有一百四五十人）。不久，我們與同樣失掉了組織關係的胡喬木、章漢夫、楊仿之取得了聯繫，加上當時社聯的負責人錢亦石，我們五人組織了一個臨時文總的領導組織（楊仿之為幹事）。（此文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一九八〇年第一輯）



對他們的鬪爭升了級，以致弄到公開的地步。

這一段魯迅對中共「文總」的鬪爭，資料俱在，但在中共從事文藝運動的作家談起這一段事實時，總是故意歪曲，說的多是吞吞吐吐，彷彿是魯迅聽信了胡風等人的話。從這一事件來看，中共份子是不容許有異己者存在的。他們多是神經兮兮，特別敏感，疑心又特別重的一個人，所以中共自建黨以來，對內的鬪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奇計怪招，層出不窮。這種許多見

⑤ 「文總」是「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總同盟」的簡稱。至於「左聯」，是「文總」領導下的一個比較活躍的組織，它的成立早於「文總」，在開始階段，幾乎兼負着「文總」的任務，後來，又一直和兄弟組織如「劇聯」、「美聯」、「記者聯」等協作得很好。「左聯」活動面廣，領導的刊物多，是屬於文藝性的。而「社聯」（「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主持的刊物，在數量上，亦不少於「左聯」，是屬於直接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它的刊物壽命很短，剛一出版，便被禁止。「社聯」成立於十九年（一九三〇）五月二十日，比「左聯」遲兩個半月，比「文總」早一個半月，其中有些人，又是「左聯」的成員。（晦庵：「書話」頁三六。）

又據馮雪峰談「文總」與「左聯」等組織的關係，是這樣的：「『文總』（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總同盟）並沒有黨團；『文委』（當時全稱為『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即相當於『文總』的黨團。『文委』（大概成立於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從成立時至一九三〇年三月的書記，大概是潘漢年；一九三〇年三月至一九三一年二月是朱鏡我；一九三一年二月至一九三一年六月、七月是馮乃超；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是祝伯英；一九三二年是馮雪峰；一九三三年是陽翰笙……」

『文總』於一九三〇年三、四月間成立後的負責人是李一氓（他負責到一九三〇年年底）；『文總』成立時大概有『執委』和『常委』，但記得未設有主席或主任；李一氓當時是『文委』成員之一，大概又是『文總』的常委之一。」（馮雪峰致陳則光的三封信），刊「新文學史料」第九輯頁二二四。）